

长岭文史资料

第一辑

Y11.1.16

长岭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目 录

长岭县贾坨子天主教堂口的概况.....	贾坨子天主教 爱国会领导小组
万福麟生平片断.....	吴兆义

长岭县贾坨子天主教堂口的概况

贾坨子天主教爱国会领导小组

(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长岭县贾坨子天主教堂口原来是怀德县齐家窝堡堂口的一个公所。一九二二年正式建立贾坨子堂口，归属于吉林教区，丁安当为第一任本堂神甫（中国籍）。现将贾坨子天主教堂口的概况叙述如下：

一、贾坨子堂口产生的历史背景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旧中国正处在被世界列强瓜分和国内军阀割据的多灾多难时期，帝国主义的各种侵略势力趁虚而入，这就使外国传教士谋求在中国建立教会有了可乘之机。当时，在中国的外籍神职人员日益增多，东北有沈阳、吉林和松树嘴子三个教区。松树嘴子教区为比利时传教士控制，沈阳、吉林两教区归法国外方传教士控制。外籍神职人员为了长

期控制东北各地天主教会，进一步防止中国神职人员独立自主地掌握教会，吉林教区、沈阳教区的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会士和比利时圣母圣心会的会士互相勾结，赴罗马教庭策划，勾引其他国家的传教士来瓜分东北三省，各占一方。从此东北由原来的三个教区划分为松树嘴子、沈阳、吉林、抚顺、佳木斯、延吉、齐齐哈尔、赤峰、林东、四平等十几个教区。

长岭县贾坨子堂口正值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建立，隶属法国巴黎外方传教士控制的吉林教区。后来，四平教区的石俊生主教（加拿大籍），企图把长岭县的贾坨子、怀德县的莲花山、齐家窝堡等堂口归并到四平教区，争夺的结果，只把怀德镇和大青山两个堂口于一九二八年划归四平教区，贾坨子堂口仍属吉林教区。

二、贾坨子天主教的由来

贾坨子屯在长岭县东南部，距怀德县莲花山、齐家窝堡、农安县小八家子等地都很近，而这些地方都建立了天主教堂口。贾坨子与这些地方在群众之间，有许多是亲朋关系，相互间走亲访友，来往频繁，关系密切。也有的人家的孩子去小八家子天主教堂口的小学读书。教友徐方小时候就曾在这里读过书，并在这里

信奉了天主教，和徐方同时在这里读书的还有李树元（后来人们称他为李六先生）也信奉了天主教。他们二人在小八家子教会小学毕业后，返回家乡——贾坨子教书。后来吉林教区的栾禄叶主教（法国籍）来贾坨子传教。贾坨子屯的群众信天主教的逐渐增至二百多人，设立了公所，由齐家窝堡堂口的杜神甫（农安县）代管这至的圣事活动。

三、贾坨子堂口的建立

由于我们这里的教友人数增多，宗教活动也随之频繁，一年之内有四次大瞻礼，还有小瞻礼，青年教友的“圣婚配”，病危教友的“终傅”，以及平时的“告解”等活动。这些圣事必须由神甫来办，别人代替不了，因此就得去外地教堂请神甫，有时接请不及时影响圣事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有几位老教友商议要去教区见主教，要求贾坨子正式建立堂口，派神甫。这几位老教友到吉林教区见到了主教栾禄叶，并且提出了建教堂和派神甫的要求。栾主教认为贾坨子屯人口集中，建堂口适宜，就同意了在贾坨子建立堂口，并派高德惠主教（法国籍）来这里选择修建教堂的地址。他选中了贾勇的地，这样在高主教的主持下，由刘焕章神甫（中国籍）具体负责筹建，在一九二二年

秋开始在贾坨子屯修教堂。当时因已临近冬季，仅完成了套院墙的工程。第二年春天，动用了几台大车去吉林拉回了石头、石灰和木料。请了葛建平、葛建昌兄弟二人修窑烧砖，又从长春请来了崔木匠、池木匠和一个名叫官玉的瓦匠，开始打地基修教堂。经过三年时间，完成了包括砖土房在内的教堂院落（其中包括教堂、神甫和修女的宿舍、厨房、要理学房、仓库、马棚）。还在附近盖了孤儿院，学校和住房。

修建贾坨子教堂的经费，主要由吉林教区拨给。还有贾坨子和贾坨子周围堂口的教友自愿捐款。如怀德县城的赵海、丁万良和老康家都为修教堂捐了款。平时，赵海等人每年都施舍一些花旗布、棉花等物资救济教友。

教堂建成后，为保证宗教活动费用开支，买土地十多垧和一马二骡的全车，雇了五、六个伙计。刘神甫的弟弟刘焕廷任管事，雇李老板赶车，还雇何炮、赵炮两个炮手保护教堂。日常活动经济来源靠种地打粮收入为主，刘焕章神甫还养了些家兔，每年也得到一定的收入。这样就保证了宗教活动的开销和伙计的工钱以及神甫、修女的生活费用。一九五一年贾坨子教堂被扒掉，剩下的房子被学校占用。

四、贾坨子堂口的组织机构

贾坨子堂口主要事宜都由吉林教区主教高德惠主持。

本堂神甫：丁安当 刘焕章

夏奎一（一九四一年以后）

李金河（一九四六年以后）

副本堂神甫：丁鹿桥

教会会长：柏忠信

副 会 长：白中义 陈 双

张三木匠

教会正副会长由教友推选，协助神甫管理本堂口教会事务。

修女都是教区女修道院轮流派来的，每期来两名，按习惯都称她们先生。她们是：

丁先生 赵先生 吕先生 张先生

白先生 曹先生 李先生 崔先生

建教堂初期，教友近三百人。

五、贾坨子堂口的扩建和发展

由于贾坨子堂口和其他一些地方的教友逐渐增

多，为了方便教友圣事活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先后在世合盛（现太平山乡）和长岭镇建立了两个公所。

（一）世合盛公所

于三十年代初，在世合盛建立公所，没有神甫，贾坨子堂口的刘神甫定期去做圣事。该公所只有两个教友经营一个小菜园子，以其所得作为公所的开支。

（二）长岭镇公所

长岭镇公所的旧址为现在的县人民武装部所在地。

一九三五年，教会花了三千七百元现大洋买郭营长二儿子郭二元子的一座院落。这里起初也没有神甫，由贾坨子神父定期去办圣事，后来派李金河为神甫。会长有白中义、柴山，还有两名修女，是农安县小八家子来的丁淑义、丁淑德姐妹俩。教友一百名左右。一九四六年开办了一所小学，有学生五十多名，这所小学是李金河神甫创办的。开始李金河既教学，又坐堂，因教务事多，忙不过来，就请侯振海（曾在神学院学习过五年）教书，主要学习《三字经》、《百家姓》。长岭县城被土匪（一九四五年末和一九四六年初）和国民党（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七年二月）占领时期，学校停办了，李金河神甫离开长岭到长春去了，剩侯振海和老于头看守着公所。

一九四七年二月，长岭县第二次解放的第二天，廖克县长到公所责成侯振海继续开学上课，学校逐渐得到发展，学生增多了，教师也随之增加了。当时教师有王中鹏、董正修、阎庆才等，王中鹏担任校长。一九四七年春，该公所被占用，遂将该校合并到东关小学。

六、贾坨子堂口所办的附属事业

（一）开设要理学房

贾坨子堂口为了劝导青少年信奉天主教，开设了要理学房，办了要理班。招收不经常参加劳动的未婚青少年教友，共二、三十人常年学习。由女修道院派来的八名修女先后轮流任教，学习内容以学要理为主，兼学文化，主要是《三字经》《百家姓》。直到解放前夕才停办。

（二）开办小学班

贾坨子堂口于一九四一年创办了一所小学，有两个班，四、五十名学生（其中还有部分住宿生）。学生中有信教的，也有不信教的，主要学习《三字经》、《百家姓》。教师是白金耀、刘金生。至“八一五”东北光复停办了。

七、解放以来贾坨子天主教活动变化情况

贾坨子堂口自一九二二年建立以来，宗教活动不断扩大。解放前夕，已有土地一百多垧，教友达七百余。由于一九五一年教堂被扒掉，教友们没有集中活动场所，本堂神甫外走，因此，宗教活动由集中变为分散，由在教堂做圣事，转为在自家念圣经，有时外地神甫也来贾坨子办一些圣事。

建国初期，原教会组织已不健全，一九五三年长岭县民政部门派人到贾坨子组织教友重选会长孙永谦，负责管理贾坨子天主教的教会事务，贾坨子堂口恢复了正常的宗教活动。

解放初期，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唆使中国籍的反动神甫李××，利用宗教活动暗地进行破坏。在建国初期李曾多次来贾坨子借做圣事的机会，做布反动言论，蒙蔽教友群众，搞破坏活动。如土改时，李××教唆教友把分得的果实，偷偷地给地主送回去。一九五〇年正当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时，他又来贾坨子散发反动传单，蛊惑青年教友逃避扩兵；还造谣说“共产党共产共妻”，挑拨教友和党的关系，装神弄鬼，恫吓群众，破坏生产。直到一九五三年还煽动个别教友砸乡政府。

随着社会主义教育的不断深入，揭露了帝国主义分子和反动神甫的破坏活动，使我们认清他们借着做圣事的机会蒙蔽我们干坏事，挑拨我们教友和共产党的关系，不让我们跟着党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披着宗教外衣搞反动活动，从而也使我们进一步明白“自信、自养、自传”方针的正确性，只有按这个方针办教会，才能做到爱国又爱教。

十年动乱期间，党的宗教政策遭到破坏，这个堂口的宗教活动也受到了冲击，正常的宗教活动停止了，教友们只好在自家念圣经。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又在我们这里落实了。

一九七九年五月，县委和县政府有关部门又到贾坨子召开天主教教友座谈会，贯彻落实宗教政策。成立了贾坨子天主教爱国会。选出刘发为组长、徐全为副组长，由十一名教友组成的领导小组。选举了刘发和徐金为出席省天主教爱国会代表大会的代表。刘发当选为省天主教爱国会常委，徐金为委员。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县政协有关部门帮助买了九间砖平房做教堂，解决了活动场所。现在贾坨子堂口的教友们的宗教活动正常，按时到教堂念圣经，做礼拜，定期去怀德县齐家窝堡教会接请齐贵神甫来办圣事。现在贾坨子堂口教友有一千七百九十五人。广大教友在“三自”

方针的鼓舞下，心情舒畅，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积极承包责任田，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粮食产量逐年上升，收入不断增加，已开始走上了发家致富的道路，人人都在为四化建设争做贡献。

此材料由老教友刘发、徐金、徐英、史连山、徐振山、侯振海、刘功等十人的回忆，县政协文史办帮助整理的。其中史料难免有不准之处，我们欢迎批评指正。

在整理过程中四平市政协文史办供给我们一部分参考材料，在这里表示谢意。

万福麟生平片断

长岭县巨宝乡靠山村西南约四华里处，沙丘起伏，沟壑纵横，就在这靠山临水的岗坡上有个小屯，名叫小坝山。这便是民国时期东北有名的人物——万福麟的出生地（一九六五年前这里归农安县管辖，故过去称万福麟是农安县人）。

万福麟，字寿山。生于一八八〇年，一九五一年卒于台中市。从小家境贫寒，八、九岁时便放猪放羊，十三——十六岁给本屯大户邓家扛“半拉子”活，十七——二十岁时给吕生围子屯吕家扛活。因青少年时无力读书，所以目不识丁。在给吕家扛活时，农新社成立联庄会，他替吕家当了团丁，不久该会叛为土匪，后降到吴俊生部下，他被任为什长，继迭升哨官、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军长、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黑龙江省督军、主席等职。后随国民党退到台湾，一九五一年七月病死在台中市，终年七十一岁。

一、万“半拉子”

万氏祖籍直隶宁河县官庄。在其曾祖万金时，便由关内迁来东北，先在长春府落户，后又徙居农安，不久又返回长春至其祖父万治富时，才在现在的小坝山屯定居。这时已是清末，外遭列强吞并，内受官宦盘剥，万家亦和多数农民一样，家境日趋贫困。其父万祥，整天忙于耕作，交完赋税后，余额甚微，全家不得温饱。所以，万福麟少年时便给当地邓家扛活，十三、四岁时放牛放马，十六、七岁时便做半拉子活。由于少年时劳动过重，虽然十八、九岁，但仍是身小力薄，做不了整人活，还顶半拉子，因此，人们都管他叫万半拉子，万福麟这个名字，后来当兵才叫了出去。其父万祥，因家境艰难，忧劳成疾，不久死去。万父死后，不但买不起莹地，就是棺材也买不起，只好求乡亲们在荒坡上打了个墓子（即坟坑），乡亲们见天寒地冻及其连顿饭也不供，便将个旧甘草坑扩展一下就算了事。第二天，万福麟用秫秸箔子将其父尸体卷上送往墓地。刚到坟坑边，两只雉鸡从坑中飞起，有的人故意奚落万福麟说：“凤凰不落无宝之地，万半拉子你家的坟莹地占上宝地了！”后来万福麟当了督军，“万家莹地落过凤凰”的传说流传得更广了。

二、福麟当兵

万福麟二十岁时，他给吕生围子屯大户吕家扛活，因连年灾害，土匪四起，当地一些乡绅共议成立联庄会，每个有财势的人家，出一人一马一枪。吕家恐其子弟当兵有险，便央及万福麟替其应役（万吕两家是姑表亲），万福麟早就对扛半拉活厌弃，欲另谋出路发迹，所以吕家一说，他便慷慨许诺，到农新社联庄会去当团丁。联庄会的首领是汪希文，另一名是李成贵，全会共五十多人。汪、李见福麟矮小瘦弱，又是顶替，便故意刁难，汪说：“万半拉子，你想当兵得过三关，过不了三关，便不收你！”万福麟说：“那就请你考吧！”第一关是骑烈马。汪叫马弁将他的青马牵来，万福麟接过马缰绳，这马鬃尾乱炸，扬蹄嘶鸣，汪问：“万半拉子你能骑这马吗？”万福麟爽朗地说：“能！”汪说：“给他备上鞍子叫他骑，不过摔死你我可不偿命！”万福麟说：“不用备鞍子也能骑，不过累坏了你的马我可不赔！”汪说：“好！一言为定！”

万福麟抓住鬃毛，轻轻一跃骑上了马背。开始这马竖巴掌、趑趄子，乱蹦乱跳，万福麟两腿一夹，用缰绳头猛抽两下，这马像箭一般似的在茫茫的草原上奔驰起来，约一个时辰左右，这马浑身是汗跑回来

了，万福麟从马背上轻轻跃下，不少人都用惊奇的眼睛望着他。汪希文说：“真没看出来，你的骑术还真行！这一关算你过去了！”他哪知道万福麟在扛半拉子活给东家放马时早就练就了骑马的功夫。

第二关是试胆略。就是头上顶个碗，站在百步远的地方，由别人用枪把碗打落。万福麟说：“这有何难！”他不但没顶碗，却顶了个小茶杯，还面向持枪射击者站在百步远的地方，由于大碗换成小茶杯，叫谁打谁也不敢打，最后只好由汪希文打了一枪。

第三关是考智谋。汪希文命马弁拿来一碗水，对万福麟说：“你要想办法劝别人把这碗水喝下去，就算你智谋高。”万福麟想了想说：“这我办不到，不过谁把这碗水喝了，我能叫他吐出来，我叫他吐多少他就得吐多少！”汪希文摇头不信，万福麟说：“可当场验证！”于是汪希文叫马弁将水喝下去，要万福麟说吐多少，万福麟笑着说：“吐水的事以后再说吧，这水可是喝下去了。”大家这才恍然大悟，都很赞赏他的机灵。

联庄会成立不久，在汪、李的谋划下拉出为匪，活动在扶余、前郭等沿江一带。不到半年，该队便发展到一百三十多人，这时在郑家屯驻防的吴俊生派人来招降，他们便降在吴的部下，汪、李为正、副连长，万当了个什长。从此，万福麟开始了戎马生涯。

三、白马将军

辛亥革命以后，张（作霖）吴（俊生）成了奉系军阀，吴俊生任黑龙江省督军，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时，林西、经棚一带发生蒙军抢掠，这时吴俊生驻守洮南，闻讯率兵往剿，双方激战经日，相互死伤惨重，蒙军战死两个头领，吴俊生身负重伤，因这时吴部多是步兵，蒙军又强悍异常，吴俊生便调万福麟所部骑兵——白马队前来参战。万福麟自从当上营长后，便注意训练部队，他首先精选良马，全队一律换成白色的高头大马，并组织战士练骑术，马上射击、劈杀等功夫，所以该营战斗力很强，万被调来后向吴献计：要吴在葛根庙附近设伏，万亲领白马队与蒙军接战，将其诱进埋伏，采取步骑夹击，消灭蒙军。吴用其谋，万福麟便亲率骑兵与蒙军见仗，蒙军一向自恃骑术精良，不把这一队骑兵放在眼里，他们见所来的骑兵并不多，便想将其包围全歼，于是大队蒙军呈扇面形，包围上来，万福麟指挥战士略作抵抗后便佯装溃败，蒙军见状以为真败。便穷追不舍，约两、三个小时，便追进了事先设好的埋伏围，这时伏兵四起，万福麟又返身杀回，蒙军见中了埋伏，到处逃窜，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激战，蒙军大部被歼。从此，